上大夫讀此不爲元元與利去害無目者也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序

桂巖集序

楊士奇

襄府紀善三衢江秉心錄其先世科名并所受賜詩及行實遺文而附以當時名勝之文有關於江氏者為一鉅册名桂巖集桂巖江氏家世所居也以屬余序余受而閱之曰嗚呼其盛矣哉昔者江氏世有聞人瑕丘之經學次翁之巨孝應元文通之文章皆焯焯著稱而近數百年來江氏文獻特見衢睦間民表以正言直道動

H. H. MU CHINESE LIBRARY

當世子遠以文學德望位宰相死國難皆盡忠所事焜燿簡删而族人自宋以來擢正科七十有七人他岐進者不與仕而紆金紫銀青七十有八人下此者不與何其盛也蓋吾有感於其先矣錢氏奄有吳越江之先曰漢臣實事之吳越習俗侈靡費用無藝不足又益取於民其田賦市租山林川澤之稅加數倍宋旣平諸國賦稅亦仍其故籍錢之歸朝也以漢臣上圖籍漢臣慮故籍之厲民無已也沈諸河而自劾太宗怒欲誅之已而舍之凡隨錢氏來歸者皆得官獨漢臣以廢斥死後命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稅錢氏舊稅畝五斗永更定爲

一斗還奏太宗不悅永曰畝稅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被朝廷仁恩。顧不可耶。遂從永所定。永曾孫珪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封岐國公世以爲永陰德之應事見史傳永之減稅本於漢臣之沉籍其德同斯其後世光榮盛大亦無以異矣嗚呼爲國重得民心故春秋有稅畝之譏國風存碩鼠之刺而馮讙爲孟嘗折券書尹鐸爲晉陽損戶數仁者輔人家國一務捐利以得民也以德益乎上以惠益乎下天道福善雖遠不爽然則江氏之盛吾安得不推本其先哉秉心上距漢臣十五世距子遠五世初以文學擢司經正字與余

文生于情然情至之人也

同事
仁宗皇帝於春宮秉心特荷知遇後擢爲紀善江氏之福澤其未艾也哉其未艾也哉

送蕭善本序

自余來京師十有五年於文溪武山之域父兄之鄉吾少壯出入嬉遊之處未嘗不在余懷也而遭逢
聖明叨職近侍恩眷隆厚然材薄識陋不能效纖芥報稱日懷愧惕之不暇顧敢言其私哉而比年鄉人親交有至京師而過余者昔之壯者皆已蒼顏而華顛矣昔之童丱者皆已翹然楚楚矣而徵問吾交之孰焉蓋淪

謝既盡不能不慨焉怊悵也前三十年余所往還講學今存者不三四人幸皆仕京師時得聚處討論相益以寬鄉邑之思善本亦當時所與還往者近歲始來爲太學生無幾輙以使命出再歲而還還數日又以展省歸未嘗一得從容盡意也臨別能無情乎雖然子歸而過縣門之南徘徊龍洲歎嘉應之不爽而觀於其人復有繼今而起者乎又過高灑而試聽焉將有鏗然噌吰而出者哉又南望三顧之山而物色焉復有繼蕭清節高風逺蹈者乎有之而賢者將出其門乎其必有以慰余之思

可以勸施
可以勸受施者

萬木圖序

萬木圖者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建安楊勞勉仁昭其大父達卿先生之德示其後之人也先生有孝行於爲善施義汲汲焉然不喜以施名以爲受人之施者恒有愧恥爲辱之心而不自慊也夫施於人而使其心愧恥爲辱而不自慊猶不施也必使受吾之施者如其所當得如無與於我而卽乎其心之安庶幾可也元之季世兵戈饑饉民困窮凍餒無食至相食以苟活雖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邺所在皆然時先生藏穀甚富將發廩賑之指其山號於衆曰有能相吾力樹木者乎

樹一木予穀若干願相吾力者先予穀於是爭願出力來請穀既悉飯之乃如所言願樹木多寡予之穀不籍識其姓名卒亦不視其功而所活不可勝計矣先生之樂施何其忠厚委曲而周備歟居數歲木鬱然崇茂悉中於材先生指以戒其子若孫曰不自意今之盛如此也其毋苟自爲利將有爲學宮爲釋老之宮爲橋梁及津渡之舟而需材者給之有貧欲爲居室沒欲爲棺而不得材者給之毋苟自利也於是所施利益多矣時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聞而高之命工作藹木圖表之搢紳君子多爲文若詩紀之詠之既皆失於兵而其子若

孫佩服訓戒至于今不違然欲其後世皆佩服不違此圖所以繼作也嗚呼始先生知施穀而已知求受施者卽乎其心之安而已豈計樹之木後當何如哉而受施者必盡力焉不可以苟葢天理之在人心有不能已也先生所存如此惜乎其僅施於衰亂艱虞之際畎畝之間而徒布衣以終其身也不然使遇治平之時得一命爲所欲爲所施利不其博哉如其後之人能世承其訓推廣是心而行之不已焉其於施利固又博也是用告諸其來者

送張鳴玉序

贛爲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遠民少而散處山溪間或數十里不見民居里胥持公牒徵召或行數日不底其舍而巖壑深邃瘴烟毒霧不習而冒之輙病而死者常什七八江水險急灘石如虎牙森立或隱或顯奔湍之聲洶洶聞數里舟楫往來非資其土人趾步不敢越以是會府優視之於賦役百需常半減他郡而當江廣之衝將命之臣及海南諸番朝貢之使往來供億無虛日加之數年旱澇饑饉民之不遂豈少也哉而爲郡於此苟非德任綏撫才堪繁劇不得爲良建安張珂鳴玉由行人擢知府於贛朞年矣自會府下至十邑之

民皆稱曰良江右所治十三郡時稱良守不三四人而嗚玉與焉固其所施有及人者歟前之爲守於兹非一人至於今人喜譚而樂道者曰趙清獻世謂清獻誠心愛人以惠利爲主又稱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非本諸其德歟則後之爲良守於兹不務諸德其可哉嗚玉發身進士其官京師時與余隣居今自贑述職將歸翰林檢討連智其同門也求朝士爲詩送之又求余序於是乎言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　儲君自南京入朝道出彭城

篤與闗若詢長賢否足相畧

以北屬歲饑民男女老弱纍纍道傍拾草實以食而滕
與鄒尤甚　儲君惻焉不忍民之及於此也遽命山東
布政使暨郡縣長吏計口而賑貸之侍從之臣亦且動
念矜惻且竊憾其長吏不以豫聞也既度濟寧入東平
之境視其民皆充然意氣和悅如無所不足者而老者
數百人鬚髮如雪冠方巾褒衣而長裾濟濟焉夾道東
西聚立俟展祗謁之禮從臣見者皆驚喜駐馬就而問
之此邦歲屢幾有收乎曰然州其有賢守乎曰然輒舉
手加額言曰皆
上之賜也又問州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楊公今之

守李公皆出廬陵而併舉其宜民之政聞者旣皆為東平喜又喜其民之言達於禮也尚書夏公顧謂士奇曰廬陵固多賢此兩人者亦識之否乎士奇曰前守名瑒字季琛家吉水於士奇同宗葢宋忠臣建康通判謚忠襄之後為州縣二十年卒有善政今守名湘字永懷士奇同里人其父子兄弟慈孝友愛而力於生業未嘗以非義取皆鄉人所重者衆嘖嘖稱歎曰古之官人者必推本其行其有以夫抵暮余獨過訪永懷惟一童子守舍家具蕭然是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娓娓道二守之賢時驛路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汶上有史知州其

北東阿有貝知縣皆以廉潔寬厚得其民心故盡東平
之境不見有不遂之民者而自是所過郡邑所見其民
則未嘗不歎東平之僅有也明年永懷以例代去其後
朝廷遣使巡撫天下問民所疾苦東平之民羣訴於使
者乞還李知州使者以聞　命還之葢東平自永懷去
至是更三歲歷兩知州矣民心之好惡豈有他哉撫之
不當其道不愜其意則欲去之如古謝詢之爲吳縣者
葢人情所同也如撫之當其道愜其意其去也欲留之
而不能如鄧攸之爲吳郡者亦人情所同也其賢不肖
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永懷者亦攸之徒歟其所施諸

是訓宗人語

東平者余及親見之故其復任也序以爲贈亦以勵其
終云

送族孫朋遠訓導序

族孫朋遠來京師得廬陵縣學訓導將歸求贈言嗟乎吾老矣何言而吾宗人也忍無一言夫簡百里之俊秀居之學而設官以教之將以待國家之用爲致理之具也而非學之通德之備才之周何以爲施教之資哉矧士生廬陵其俊秀已異於常倫又漸習賢父兄長者之化導有素如施教者之學之德之才或有一之不足豈徒無以厭服其心而毀且辱所繇作也朋遠其務加進

於己哉嘗觀世之爲教官者有善不善焉善者一志於公而無私旦暮坐講席與諸生道正道明正學退則考古聖賢言行之懿用充於己而應於人非公會未嘗涉跡守令之庭非義所當得不苟取一介以是功業益著而祿位益進不善者率務私倍公日徒飽官廩不之東家則之西家宴游傲嬉間稍一坐講席諸生就質所疑有噤不能吐一語者甚者役志嗜慾日趨走守令庭下有所干乞卑卑效兒女軟媚語求矜念用苟利於己於義不義不復計以是聲跡壞而僨敗及之其爲賢不肖何啻霄壤懸絕也朋遠其務慎修于己哉勉企夫善者

而戒夫不善者子之善其孰之禦哉楊氏世以清白聞不必遠舉由元至今一二百年間內自朝著外至郡縣百司之職無不有焉而無一人以貪墨失官者朋遠必克繼之而後爲楊氏賢子孫吾雖老尚冀日見楊氏子孫之皆賢也朋遠勉之

疏

開經筵疏

楊士奇

伏惟　皇上肇登　寶位繼承　列聖統御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然其根本在致力於聖學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者也去年十月內　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臣不幸　宣宗上賓中外哀戚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不敢久默臣聞尚書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經筵侍講之官實爲學之資

今　皇上進學養德當預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庶以上副先帝之意乞預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自上裁如或其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已素無善譽者不得濫預益師友之臣即他日輔導之臣不可不擇也又聞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益言僕臣賢否係君德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　皇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川之人皆宜選擇行已端莊立心正當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習悉皆屏

遠不得以上惑聰明如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隨侍既久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蓋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天子之左右乎

記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楊士奇

三代而下以仁厚為治者莫踰於宋宋三百年其民安於仁厚之治者莫踰昭陵之世當時君臣一德若韓范富歐號稱人傑皆以國家生民為心以太平為己任蓋至於今天下士大夫想其時論其功景仰歆慕之無已也而當時同朝有君子焉小人焉君子不容於小人不能久安於中或暫黜而遽還或屢擯而復用而終能顯其功名者由其君之明也歐陽文忠公以古文奧學直言正行卓卓當時其凜然忠義之氣知有君而已知有

道而已身不暇恤其暇卹小人哉而小人皆不便之故一斥夷陵再斥於滁既復起歷踐清華從容廟堂與諸君子坐致國家於磐石之安者非由君之明乎考公在夷陵歲餘在滁閱三歲皆無幾微遷謫之意方日務保民而與民旦暮相親相娛樂若父子然者君子之道固無往不自得也我

此所以爲君子

仁宗皇帝在東宮覽公奏議愛重不已有生不同時之嘆嘗舉公所以事君者勉羣臣又曰三代以下之文惟歐陽文忠有雍容醇厚氣象既盡取公文集命儒臣校定刻之永樂庚子冬被召赴北京過滁登琅琊山問醉

聖主

翁亭但見寒蕪荒址惟醉翁亭二賢堂六字隱隱巖石間顧時滁之守臣無足語者顧其從臣曰邦先賢之跡棄不治如此其政可知矣太息去之後六年太僕寺卿趙君至趙君素慕公之賢又知滁之人思公不忘也出俸倡其寮及滁人復作醉翁亭而刻公所爲記寘亭中亭後作堂以祀二賢二賢者王元之及公也元之至道二年自翰林學士出知滁州其文章及立朝大節與公相望合而祀之因滁之舊也醉翁亭之前舊有六一泉疏導加石甃焉百費所需不出於公而加於舊規于是滁人歲時謁拜二賢退而歌詠公之文章又徘徊泉上

如親見公之樂乎此也而有以慰其不忘君子之心焉昔召公布政南國後人思之至不忍傷其所息之木而況公嘗樂於此者乎君子之感人心固自有不能已者而非有賢者倡率於上則亦莫能遂所欲為此滁人所以有待於趙君也趙君名次進字孝禮天台人發身科第累任顯官自廣東布政司參政遷太僕卿於滁愷弟敦厚明達大體所至為所當為以賢能稱相斯舉者太僕少卿蘇實麗埴丞楊文達孫昺朱載劉璧主簿舒伯冶及滁人褚士良等十人經始於洪熙元年四月成於宣德元年正月於是士良等請文記歲月其成之又明

年二月甲子記

石岡書院記

吾邑蕭自誠先生來京師屬余記其石岡書院余與先生之子翰林庶吉士省身交嘗聞書院興壞始末石岡在邑東南半舍許仙槎江之西梁蕭子雲十七世孫諱遜者始自峽江徙居之遜七世孫諱儀鳳宋舉漕貢始即其居之近作書院聚宗族鄉人子弟而教之儀鳳之子子安爲王府掌計從文丞相舉義事敗覆其家書院亦廢掌計之從子福可明經擅爲古文詩辭復作書院又廢於元季之兵　國朝混一海宇福可之孫則善復

繼作之而隱居教授其中葢先生之父云吾嘗竊謂吾郡之俗所爲可重非他郡所及者其民務義修禮尚氣節雖至貧不肯棄詩書不習至賤者能誦孝經論語曉知其大義凡城郭閭巷山溪林谷之中無不有學富貴者過逢掖士必敬禮之不敢慢易而尤重世族苟其世賤後雖貴盛人固不願與齒而彼亦不敢以其貴盛加人吾鄉之俗如此吾何以知其可重也吾嘗下彭蠡泝大江浮洞庭游乎楚郢之間又涉淮道舒而東上下數千餘里或行數日不聞絃誦聲觀其人之所務朴者事漁稼智者趨賈販以逐什一之利率資大勢厚若爲雄

長不務乎詩書禮義不重乎逢掖之士也不辨乎世族也吾未嘗遍歷於天下而齊魯古稱詩書禮義之國今聞其俗猶不類於古昔然則論風俗之善惡必由乎教學之廢興故先王治天下皆拳拳興學於家塾黨庠術序亦各有制焉石岡書院固古人家塾黨庠之制考其創建以來雖屢廢之亦隨有賢者起而復之不至乎終廢吾郡之不廢其學類此故其風俗所以可重者有由也嗚呼一郡一邑之中不廢其學而俗有可重況于爲天下之拳拳於學也哉是不可以不記

文丞相祠重脩記

事莫大于君父令人心熱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者盡心知性而有以究極天下之理浩然之氣即天地之正氣具於吾身至大而不可屈撓者知之至養之充而後足以任天下之大事天下之事莫大於君父文丞相甫冠奉廷對即極口論國家大計未幾元兵渡江又上書乞斬嬖近之主遷幸議者以一人心安社稷固已氣蓋天下矣自是而斷斷焉殫力竭謀扶顛持危以興復爲己任雖險阻艱難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不幸國亡身執而大義愈明蓋公志正而才廣識遠而器閎浩然之氣以爲之主而卒之其志弗遂者蓋以天命去宋也雖天命去

宋而天理在公必不可已故宋亡其臣之殺身成仁者不少論者必以公為稱首公事具宋史而公鄉人劉岳申撰公所著日錄吟嘯集指南錄集杜二百首及宋禮部郎官鄧光薦所述督府忠義傳以作公傳視史加詳實焉北京之有公祠洪武九年前北平按察副使劉崧始建於教忠坊今順天府學之右而作塑像焉永樂六年太常博士劉履節奏　命正祀典始有春秋之祭於有司歲以順天府尹行事宣德四年府尹李庸始至謁公祠下顧瞻祠宇弊陋弗稱遵用　詔旨葺而新之而凡祀神之器靡不備具又求劉傳刻石將使人人皆知

世之為臣者光明震動焜焜烈烈有公也於乎忠孝人道之大節治化所先而崇禮先賢表勵後人尤守令之急務庸其達為政之本歟庸字執中保定唐縣人寬厚明敏自太學生授工科給事中

上親擢為順天府尹愛人之心剸繁之才上下皆稱之而盡心學校敬賢尚德如飭昌平之狄梁公劉諫議祠而嚴其祀事之類皆其知本之務皆可書也因并書之以示來者

然君相急于所重公當太平之朝爲疏請巡撫周忱等亦足千古

題跋

書呂少卿所藏戒石銘後

楊士奇

右宋黃文節公庭堅書戒石銘有呂忠穆公頤浩題識戒石銘本蜀王孟昶所作宋太宗摘其中四句令天下郡縣皆刻石寘公署之前覆以小亭長吏坐則正對之此蓋高宗紹興二年六月復頒庭堅所書摹本於郡縣命長吏刻石置坐右是時軍旅之務方殷廟堂日不暇給而能用意於此可見君相急於所重而民心所以不去宋也忠穆前年九月自開府儀同三司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是年四月

溫厚

奉詔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如鎮江開府七月召還此當是還朝後所題於今二百九十有五年矣當時郡縣所刻石者今多不存余猶及見士大夫家所藏建康及紹興石刻拓本此本莫究所出而忠穆九世孫大理少卿升間以見示爲書其後以歸之

題贈劉士貴詩卷後

朝之公卿大夫賦詩以贈其友之行者始見於周之崧高烝民皆尹吉甫所作也舊序以爲美宣王之詩說者謂人君委任得人而寮友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亦可見矣士貴起科第任風憲此卷賦詩贈之者十有

盛事膾炙

四人首序一人皆翰苑名流也其人名位大小古今不可槩論而詩之旨或舉其職或勉其德以及夫徒御之光華遠行之懷思皆兼而有之其庶幾孔碩清風之作歟士皆雖去此有離羣之念而時一展翫亦可以自慰矣

恭題

仁廟御製詩後　永樂丁酉

太宗皇帝復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監國當時留侍監國之臣悉簡敦厚而恭愼者而文臣之預容務者三人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

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翰林侍讀兼贊善梁潛
仁廟好文重士樂善有誠時節宴羣臣間
賜詩奬諭而三人者所得爲多右二詩前賜臣士奇臣
潛凡書二紙悉識以 東宮圖書而分賜之葢同侍宴
也後詩亦識圖書而專賜潛其詩一書侍讀一書贊善
者從略而互見也觀於此詩則知
上之所以重潛潛之所以事
上交得其道矣明年潛卒時無强壯子弟在側所得奬
諭詩文好事者知其爲寳率持去其子棨能記憶二詩
比求善書者錄爲卷以臣士奇先朝舊人且其父同寮

[illegible]長者心

也求識之臣侍
仁廟監國最久仰窺　聖志蓋未嘗一日不在君父不
在生民不在求道而容賢也仁明之德從古鮮儷焉潛
卒後七年　宮車上賓想見　明良神靈感會今侍龍
御於三光之表而臣衰病餘息徒抱烏號而永慟獲覩
此卷拜稽三復老淚橫流謹識歲月如左

題朱文公墨跡後

古人於墓銘碑誌雖細微事必謹然紀名臣鉅公之事
無小失者亦難矣韓忠獻誌歐陽文忠之墓其序文忠
與尹師魯余安道坐論范文正公被黜與文忠所自志

能讀古人書

先後不合葢功績繁重當時止據其家子弟所述書之不及詳考也韓歐同朝最久最相知猶不免此失况文公爲張公後輩於追述能免無小失哉而公常以爲愧此大賢君子之心也以文公之學之識著一書歷十餘年義例始定而猶汲汲求正於人此皆後學所當師者因拜觀此書於京口何彥澄所敬識其後又錄以藏於家云

石徂徠集

宋石守道徂徠集二冊守道與歐陽文忠公同年其平生見歐公所譔墓志公文有讀徂徠集二詩極其愛重

忿歎之意皆載此集之後余得於翰林庶吉士吾紳古之君子正直自持是是非非無所顧忌類如此讀斯文者懦夫可以有立志矣

因費典史廢出治夷讜論公忠義人實經濟人

南思堂記

劉　球

予家食時族人希敏爲言交阯之叛也其婦翁彭友直以古費典史持郡牒撫諭叛寇著職陞新安主簿未數月病歿歿時歸道已梗其子威因費民之懷之也稾葬費之杜社寺後意及寇平癸以歸未幾交阯境土悉爲寇陷威伏圍城中久之賴朝廷弘天地之德宥寇罪寇亦懼誅悉遣中國人之留其境者歸威在遣中逼迫就道顧勢不得歸親喪以屬其親所娶交阯婦使族所生子丑奴長而告之遂行抵家言于其兄誠誠慟其親體

鬼寄葬萬里外竟遭兵塵流離斬然限爲異域不得復通道各往而收以附先塋哀號攀慕之情弗克勝乃名堂於所居之西十里曰南思兄弟五人朝夕引領南向必窮神於海濵天涯而後已託希敏來請記值予赴京期迫未復之其後誠數至京每至輒三四詣予請不倦予念其悲深而意篤不可以不記夫交阯壤地遠在禹服之外其得與失固不足爲中國重輕然先朝既平其亂而郡縣之矣使爲牧守者能訓畊桑寛賦徭漸以禮義之教如錫光之勵於政理彼將蠻夷歸華必不樂于叛既而四野多壘使爲元帥者能出奇設備仗天威以

討逆如馬伏波之良於用兵彼將授首不暇亦不難于平其叛皆不能然以致中國冠帶之士委骨夷徼不得歸葬故土故子于友直不能爲之不悲也况其子乎雖然當時吾邑仕交阯者三人有歐陽典史堅者與友直俱授撫寇爲寇所執死炎火中有謝縣丞子方者與威同道歸威親見其舟碎海中舉家八人皆溺死不得葬獨友直葬得地且有所託視彼二人猶爲愈也誠兄弟之悲於此其亦可少慰乎

如此文臣即以侯伯寵之殊不爲過何者爲其功浮于賞也今日邊臣所作何事凡茲醜虜之生心皆諸臣之溺職耳乃変在

碑銘

奉天翊衛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兵部尚書靖遠伯追封靖遠侯謚忠毅王公驥神道碑銘

李賢

本朝之制文臣不許封爵邑惟有武功者不在令自洪武以來葢百年於茲矣文臣有武功而封爵邑者始一人焉靖遠伯王公是已嗚呼休哉公諱驥字尚德系出太原先世有宦遊雲中者因家宣寧高祖而上多顯仕曾祖守道祖思宗仕元爲高陽令有惠政父成適元季兵亂因徙家束鹿娶程氏生公公自幼警敏年十三入

□物如取尚寄此何爲者哉

邑庠爲諸生郎有遠大志未幾父母相繼以殁公哀毀盡禮能自樹立遂領鄉薦登永樂丙戌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尋出使山西見徐溝民困奏免鹽池虧課二十餘萬時應天府缺丞務急且冗委公署之立辦復署行在都察院事持正不撓陞山西按察司副使洪熙改元仁廟素知公才　召爲順天府尹畿甸大治特　賜誥以褒之　宣廟即位之明年陞行在兵部右侍郎時慮南京根本重地眞定定州畿内要衝　秦蜀二王府護衛兵多兩遣公分調屯駐公皆處之得宜宣德乙卯進兵部尚書先是虜酋阿台朶兒只伯之軍猖獗塞下令

三事妙妙

皇上卽位之明年、特遣公往視師、許以便宜行事、公至見沿邊城堡不堅、將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宜乎寇至翊日大集官兵問曰、往年出兵遇虜於魚兒海、首先退縮者爲誰、咸曰都指揮安敬、卽命左右引出斬之一軍爲之股慄、又誓於衆曰、自今遇敵有不前者罪亦如之號令一新、兵威大振、旣而虜酋把禿孛羅入寇莊浪公卽遣都指揮魏榮、授以方畧、率兵勦之、遂擒其部落以還、虜始知懼遁走、公閱甘涼軍冗曰兵貴精强乃退其三之一、八月還京、 上慰勞者久之、虜聞公還復入寇、上復勑公往、公至遣大將蔣貴率精騎數千出境、且戒

如此方成軍令該封伯該封伯

曰、遇敵不捷無復相見也再遣偏將趙安率兵繼之公與太監曾安都督任禮分兵爲殿遂擒阿台、俘殺醜類幾盡邊境底寧、捷聞　上遣人齎金幣勞公、加兼大理寺卿、明年還京、先是雲南麓州宣慰使思任發叛累征不利、辛酉春復以蔣貴率諸道兵往討之仍命公總督軍務、　賜以明鐙雕弓、蟒龍緋袍以壯其行、公至聞賊在大候州、即遣都指揮馬讓授成算、拟往斬首數百級、餘賊遁去、是歲冬分道並進、會於上江、以夾攻之、因風縱火、斬獲無算、賊首父子僅以身免、遂盪平其巢寨、捷聞、降勅奬勞、　召公非還時蠻賊卓郎羅造釁於維摩

州公遣指揮萬成先聲率士兵討之賊潰散郎羅逃之
安南復傳檄諭之邊人遂斬其首來獻廣南富州土官
儂郎舉洸政讐殺十餘年公宣諭　朝廷恩威兩讐頓
釋至京　上親宴於奉天門文武官僚以次陪宴士林
榮之論功封公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
遠伯食祿一千二百石特　賜誥劵追封三代曾祖考
皆如其爵妣皆伯夫人未幾思任發竄入緬甸謀復叛
上召公曰勞卿再一行耳公復總諸軍至金齒遣人促
緬甸送思任發至軍前緬人佯諾不遣公曰緬人黨賊
不可不加兵乃至騰衝分爲五營公與蔣貴及都督沐

昂、分督以進、木邦宣慰使統兵萬餘、駐於鑾江滸、觀我軍容、公責以忠義、賞以牛酒、遂感悅而退、緬人擁衆大至、公密令貴率兵匝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遁去、捷聞、 上召公班師、慰勞益厚、加祿三百石、壬戌秋、北虜近邊、 上復命公出巡、仍許便宜行事、乃自寧夏抵甘肅、凡寨堡烽堠、悉增修之、仍授邊將以破賊及練士方畧、事竣、還京、麓川遺孽思機發思卜發、復據孟養以叛、戊辰春、 上復命公總諸軍率兵往討之、至金沙江、賊於西岸立柵以拒、公伐竹為梁、麾兵悉渡、一鼓破之、賊又於鬼哭山顛立柵、公與偏將親冒矢

石往拔之二孽死於亂兵南服遂寧景泰初都督宮聚征湖貴苗賊失利乃以公佩平蠻將軍印代總其兵遂大破苗賊獲其酋僞稱剗平王苗蟲富檻送京師餘寨悉平振旅而還復增祿一百石子孫世襲尋委公總督守備南京壬申秋以衰老乞閑還京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思用舊人召公慰諭良久賚以白金文綺顧公精力尚健復拜兵部尚書再閱月兵政漸有次第而公固辭不可强矣 上亦念公重違其請令朝朔望復 賜誥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禮遇甚厚天順四年五月十一日以疾薨於正寢公天資通

斂遇事敢爲正色立朝欲以身殉天下每陳國家利害
生民休慼辭氣懇切孜孜不已襟懷開爽好賢樂善人
有寸美必極口稱道見人材沈滯必拔起任用始終成
就之未嘗有德色與人交不立崖岸循循和易雖位兼
將相望重累朝曾無一毫驕矜之意見於顔面體貌清
臞風儀俊整尤善談論見若爲之㦖然當大事屹若砥
柱之在中流功名事業視前古爲無愧矣疾亟家人皆
惇懼公曰古人以死爲歸何至是耶且對故人大理卿
龔永告叙闊闊神思如常客甫出門公就席而逝享年
八十有三上聞訃哀悼輟視朝一日祭葬賻儀悉從

與禮追封靖遠侯諡忠毅士大夫莫不茹泣相弔公娶
張氏累封伯夫人生子二曰王瑺俱早卒側室劉氏生
子二曰瑺嗣公爵曰珩爲勛衛卜以是年七月吉日歸
葬於東鹿祖塋之右

是一經濟手而才則史

登極建言疏　　劉定之

題爲建言事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禍未有甚於今日也古者如語懷愍之陷於匈奴宋徽欽之陷於女眞其時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然後有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上皇至於漠外委以與互刺者也至於晉宋旣遭此禍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旣衰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歛其虐燄而不侵梓宮韋后因其講和而來歸未有若今日也先

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　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
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　駕聽
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也蓋　國勢之弱久矣雖非
陛下所能遽使之强然豈可不思其自强之術而力行
之乎臣愚無知曉敵條陳所見以俟採擇其一曰戰陳
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托持重之說而不能
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
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璘兄弟三疊陣之法
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鋒立
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

互相倚恃迭爲救護庶幾不至狼狽又虜騎之來奔騰蕩突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用八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斫人胸下捎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火鎗之遲緩趦趄也其二曰守禦昨者紫荊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爲關塞實則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驅雲霧豁然無所底礙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疎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之時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畜號

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士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爲必有効驗今武夫悍將多云古不可泥然商之賢相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臣老生腐儒之所信其言者也其三曰通使夫通使之職欲其內蘊忠信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陀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富弼者所謂蘊忠信而能言語者也奈何往時專以譯人馹夫爲之哉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敏者爲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載回日聞　奏庶乎不至招釁

起戎矣其四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吾 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 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况又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臣嘗於 上皇聽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 天聽然今者之禍可鑑矣其五曰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上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

練而后

倉受布於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爲　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而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銳者汰其罷軟者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其六曰

撫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也出費而終也蒙害民其何辜乎況守令之刻削於民猶將帥之刻削於兵也今宜於常年考覈之所黜落三年朝覲之所彈糾者悉加嚴罰而不寛縱至如大臣舉官有犯贓私者必連及舉主夫恩不加於貪吏則貪者寡矣罰不貸於舉主則舉者慎矣民豈不蒙其惠乎民安而邦本固雖夷狄外侵而邦本內固此保國永世之良圖也豈可以目前不暇而謂此為迂緩乎其七曰選將夫將材罕得天之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乎販繒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捫蝨之人而秦賴以伯至

以將舉將

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頫首於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繫頸於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地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矣其八曰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昨者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其摧陷腥羶迎回鑾輅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爵陞

時尚未有
賜劍諸事

爲侯爵謙由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
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所
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
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
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
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耻之節以作
敵愾之氣他日勛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晩乎夫旣與而
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旣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
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懐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
望矣至於非有臨陣而死者有棄關而生者亦宜亟加

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知所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其九曰議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　人主當總攬權綱親決機務如大裘之領不可以倒挈太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　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疇咨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於萬機也益以熟而察於百官也益以明　聖政益新　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　奏本進入　旨意批出臣恐

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於雍熙也凡此皆
其見於政治者而尤必以德學為本臣請得終言之其
十曰德學夫　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可以
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羣生勇如雷霆之斷
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而宋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
武為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即中庸之所謂知仁勇也然
是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於學矣成湯之聖學於伊尹
武王之聖訪於箕子會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學
力哉然五經諸史之博儒生且未易徧觀而況於　人

主臣謂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　陛
下宜留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善惡兼而觀
之則於爲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
厲之所以替而邀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强張
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既
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
舍當矣其爲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苟徒若前日使儒
臣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而不
視恐魚肉之有餒腐擁鼻而不嗅其不至於誤食而嘔
噦寘行而顛躓者少矣伏惟　陛下以不世出之聖

當大有爲之時誠能本於德學以見於政治則天下之
大尚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臣見 國勢可强讎恥可
雪 兄弟之恩可全 祖宗之治可復而何難哉臣干
冒 天威不勝戰懼伏惟擇其言而赦其罪幸甚

劉靜修集
多可觀

議

議劉靜脩薛文清從祀

劉定之

謹按元儒容城劉因德性剛正學識明悟所作詩文理趣出人意表非腐儒曲學術行數墨者所彷彿而進退之際安於義命若其稱許管幼安詠歎陶元亮則傲睨濁世涕唾祿爵之本心可見也是以裕宗不能留世祖不能致因豈不可謂之賢也哉然而建言者遽欲以因列諸孔廟從祀則事體甚重不可以不詳議建言者謂顏子未嘗著書而配享孔子不可以因未著書而不之取夫顏子何可當也孔子之道傳之顏子後世取信於

駁得妙

孔子之言其言具於論語載於中庸見於孟子存於易繫辭等書不一而足雖顏子未嘗著書不害其爲傳道也譬如蕭何無戰功而高祖取爲漢臣之首房喬無戰功而太宗取爲唐臣之首所謂知臣莫若君知弟子莫若師者此之謂也今以因未著書而仰攀顏子爲比則是人臣無汗馬之功者皆得攀蕭房爲比豈有是理也哉建言者又謂從祀諸賢其中有不能無過者因無過奈何反不得從祀夫及門速肖之徒固有狂狷失中者矣又有聚斂而聖人斥其非吾徒短喪而聖人言其不仁者矣然而莫不親炙溫良恭儉讓之德親受文行忠

信之教高者名列四科餘者亦皆身通六藝是以孔子家語太史公仲尼弟子列傳備書之以爲三千之徒此七十子者其最也然則七十子之有過者亦先儒所謂聖人數其事而責之其所善猶多爾至於左丘明以下經師二十二人有未能深明聖經之旨者矣又有無威儀若劉向好諛佞若王肅者矣然而當世衰道微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魏晉之時而此二十二人守其遺經轉相付授講說註釋各竭其才以待後之學者則其爲功殆猶周文武成康之子孫雖衰替微弱無所振作而尚能保守姬姓之宗祀譜諜以閱歷春秋戰國不亡而

幸存者也雖有大過亦將宥之況小失乎今以因無過
與七十子二十二經師有過者較量彼此欲得登因於
從祀愚竊以爲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創業者二十
二經師助其垂統者也遇其有過議而貸之猶得陪從
也非是之比而從曰我無過可以陪從未之前聞也建
言者又謂與因同時若許衡吳澄其德學無以踰因而
亦得從祀因豈得獨遺夫因之於衡澄其德學無大弗
若也其功則有弗若也何也衡以其行道之功澄以其
明道之功當元氏奮自朔漠統據華夏其君臣懵焉不
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其徒

以至於宋之周程張朱者其道足以撫世御極而衡首
倡率誨誘之使知是道之可行至於澄所作諸經纂言
發揮洞達自朱子以後依經立說者鮮克儷之是以我
朝　太宗文皇帝命儒臣脩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
澄之說多所採入澄可謂能明是道者矣而因之說未
有採者則是因既未若衡之道行於當時又未若澄之
道明於後世其不從祀未必為闕典也若乃薛內翰瑄
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
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是以存嘗　聖知浸錫美
謚其為　皇朝名臣夫何間然然論其於道所得以與
此未足以定之

朱子之徒相比並若黃直卿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
許謙之推衍緒說尚未知可伯仲其間否也而遽欲從
祀竊恐世之君子將以建言者為非愚則諛孰敢和附
其說哉故愚以為瑄可無施行因則准昨者所議楊龜
山例令其所在官司建祠奉祀庶足以伸敬先賢勸勵
來學謹議

太過

不謀破遼不大取財與力宋時則然非遼必不可復也

論

帝問翰林學士王安石以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唐太宗爲哉帝深納之尋以爲參知政事行新法　　劉定之

安石爲神宗變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於兵兵之所用至于破遼而志願畢矣取民財之法曰青苗春貸而秋償之收息十二秋又貸而春償之亦收息十二歲再收息則名爲十二其實十四也名爲貸償其實無故歲取民財也曰免役乞民出力以役于官者皆無出力而但輸錢官自以錢雇民應役名爲均役而其實欲

自操其雇錢之奇贏也夫民孰皆不貸償而自足哉私貸償焉治世之所不免今也禁其貸償而官與之貸償以利其息錢之入民孰皆不雇募而自役哉私雇募焉亦治世之所不禁今也免其自役而官與之雇募以利其雇錢之餘卽此二端言之其他取民財之法無遺巧矣而又編保伍以練兵則民自爲兵而養兵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甲編保伍以養馬則馬皆在民而養馬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馬豈不謂古者寓兵於農也然今既有保甲矣而待餔之兵何嘗爲之廢亦豈不謂漢嘗括民馬今使民養無害也然民既增保馬之勞而他勞

何嘗爲之損是其取民力幾於竭矣民財與力悉歸於我自以爲我非用之於土木非用之於狗馬聲色非用之於仙佛欲用之於兵而復漢唐之故疆無不可也然畏遼之大故將於遼必先於夏又先於羣小夷狄自小至大嘗試以圖之安石君臣相與深謀密議而悉掃異已者之論無非此心也於是王韶試於熈河章惇試於湖北熊本試於瀘夷郭逵試於交阯皆能尚有所得而試於夏則馴至於徐禧之死得不償其失彼遼者不待其試而先來求地安石低徊躊躕爲欲取之必與之之說卒遣韓縝割與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失焉若獵者

且狐兔刺鹿豕而辟易於虎失其所操以歸蓋安石之技窮而神宗漸以沮悔矣然所援引共事之人固在也踵其故智以用於哲徽之時互起迭進以至賢路盡塞民命僅存之秋適値遼有釁躍然攻之以卒安石之所圖而遼以國斃焉故前宋之亡本於安石爲神宗謀破遼而已向使其不謀破遼則不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俾羣小爲之交攫互噬於天下也抑遂其始謀亦不過如唐太宗擒頡利可汗然太宗用魏徵先以養民爲務而兵自强安石先斃其民不及魏徵矣乃動以堯舜周孔藉口其誣矣哉

責備賢者文更能曲

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脩卒于潁詔求
其所作五代史以進
神宗置司馬光於散地而俾其修資治通鑑自為之序
棄歐陽脩於未老之年而及其卒也乃求其所作五代
史其意以脩與光但能譔述也經國實用非其所能也
吾自有安石也何其量人之薄哉厥後光起而究其用
於元祐之初脩之不究其用君子蓋惜之然所尤惜者
脩亦有以取之也何也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
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濮議是也當濮議之始也韓琦
輩雖與脩同在政府而知經學古豈如脩秉義懷直豈

踰僭哉脩苟以濮王爲不當別議尊崇琦等必不或異矣英宗雖欲顧其私親何自啓口哉自此議發於政府而羣言交攻惟脩之歸咎謂其昔也贊仁宗以立爲後之子而今也導英宗以忘所後之父背先帝而訣嗣君薄大統而後本生於禮經爲不合於直道爲不純而脩遂無辭其責焉豈非脩久參大政當輔相位畧萌覬覦之心稍爲迎合之計以致此乎故曰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及其作五代史於晉出帝謂所生父敬儒爲皇伯柴世宗謂所生父守禮爲元舅皆反覆辨詰二主之非欲以表證其前日濮議

之爲是然逝於欲蓋而彌彰矣脩之學繼唐韓愈而與之竝皆宗經而脩論述尤多愈惟論語數章皆纂史而脩筆削尤嚴愈惟順宗一錄皆衛聖道於湮微塞絕之餘皆闢異端於羣趍衆附之際始焉學者莫能抑揚之也至其後惟愈從祀孔廟而脩以濮議爲鉅璧之纖瑕良榦之寸朽焉不然其全美豈可及哉幾微功名富貴之念一動而用以之不究美以之不全是以君子無慕乎其外者懼累乎其內無冀乎其未得者懼喪乎其所已能也若乃光則免乎此矣所以然者光之學以誠爲主自不妄語入故也

康王構即帝位於應天府

康王前嘗爲質于金營而宋使姚平仲刼營金疑其非親王且嘗與較射而連發中的意其將家子因卻還之洎宋復遣王奉使講解而爲民所遮止因此得脫而遂繼宋統蓋天畀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與諸王并俘以北矣昔者周漢宗室皆分封于宇內非獨資之如泰山磐石得以固其存不幸而亡矣死灰復然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統絕矣苗裔蔓衍猶得以保其姓周東遷而晉以強宗爲霸主糾合諸侯爲周輿衛至于戰國而燕韓魏居七雄之三以祀姬姓之祖禰秦虎視東周不

八百年之脉長十二萬人之力協

敢吞者數百年自載籍以來未有若周之長所謂固其存者也漢懲吳濞楚戊之强而犯上盡封各國支庶以裂其壤至于哀平之際宗室載屬籍者十二萬人莫不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莽旣盜漢而光武兄弟呼於南陽此十二萬人者近遠響應故東京之復舊物易於反掌靈獻之末表琮焉璋猶能崛强荊益以資昭烈之興所謂續其統者也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聚居於京師故朱溫篡唐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沈于九曲池濮王等數百人一夜同阬于龍興寺女貞取宋而惟康王以出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擧宗北遷卒見屠于

完顏亮無一人幸免蓋無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也樂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觀於唐宋可見矣分封之也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利觀於周漢可見矣蘇子瞻諸人言封建之害胡明仲諸人言封建之利各有其說而未嘗言其大利害見於繼世之後如此然則有天下者爲其子孫計可以無疑於此矣抑宋統之幸不絕而天留康王以續之何也曰汴宋二百年矣仁如慶曆元祐之日多不仁如熙豐崇宣之日少其不仁也民怨之而其仁也民憐之其怨之也足以亡而其憐之也足以不絕民之心卽天之意也善

得天者得於民而已矣善得民者以其仁而已矣

序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然聞公在幽囚中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官詞林始見而錄得之詩皆古體五言四句凡二百首分爲四卷首述其國次述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終以寫本心歎世道者莫如何於人勝天夷猾夏而有待於天勝人夏變夷之必有日也卷目皆公所自分其先公而後私盡已以聽天於此亦可以見而俗本或混之今皆爲復其初集首有總序又有小序散于章首其後又有跋尾序跋中有缺

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書使知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爲白字者不沒公初意也不書紀年者陶靖節削永初之意也姓某履善甫者指南集中所謂范睢變張祿越蠡改陶朱之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於指南之時焉者矣小序之末多用哀哉者公所以傷其國之亡憫其忠臣義士之同盡慟其家族之殉國而自厲其身於死豈待南向再拜引頸受刃之際而後有決志哉嗚呼孔子不以仁許人而獨以許殷之三臣孤竹之二子余以爲若公者文山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汙矣角顔拘以江艦弘範縶於海舟世祖維於燕獄因而

不屈矣仰藥於庾嶺絕粒於鄉郡已而殞首於燕市死而不悔矣兼徵箕比干之心而爲心者其在公乎若乃是詩之作而豈徒哉麥秀黍離之歌作於其國已亡之後而其身可以不死也懷沙抱石之辭作於其身臨絕之際而其國猶未至於亡也身且死矣國已亡矣於是乎有首陽采薇之歌燕獄集杜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奚怨者也令伯夷叔齊之言而爲言者其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爲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在上爲日月之明風霆之壯其在下爲江河之所以長流山嶽之所以常鎭其渾然在中爲君

臣民物之所賴以長治久安而在宋之末世爲公之本心在公之死也爲盡心有讀而不盡傷者余以爲非仁人也公同時有曰吳郡張子善者亦嘗集杜句述公始終大槩而疏其事于下方以證之今內相安成彭公純道得其本以示予遂錄以附公詩之後合而題之曰文山詩史取公序中語也公之宗孫廷珮欲鋟梓以廣其傳乃序以歸之廷珮又嘗承其父志脩祠堂以祠公可謂賢後裔云

繪天手

贊

文昌帝君像贊　劉定之

有以　孝陵御容傳寫爲文昌帝君像者臣定之稽首贊曰

日行於天光寓萬形全得爲月分得爲星雲得爲霞雨得爲虹影得水底火得鏡中圓明晶彩晶彩日同於皇開天自天陟降其寓於兹文昌帝像主世之文緯地經天有赫厥用無私其權冲天烏紗朶雲龍袍就之日近望之天高臣拜稽古古亦有是宋仁宗像即眞武帝

取言極安而忠惻藹然古今第一奏疏

疏

養聖躬勤政論惇孝義疏　章綸

一養　聖躬○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脩以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于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由于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當務之急也臣恭惟　皇上身乃天地　宗廟　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　祖宗　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　聖子　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

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于遠聲色也昔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取李教女入宮魏謩諫而出之此古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于無過之地正心以爲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 皇上思 天地 祖宗社稷付托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心宵旰憂勤日夕惕勵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内遠美色退聲樂以保養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鑒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監戒後世不可得而掩也

一勤論政○臣聞君上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元首股肱則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便殿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親於一堂之間非天地懸隔邈然不相近也故堯舜禹啟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成康宣王之為君臯夔稷契伊尹仲虺甘盤傅說周召仲山甫尹吉甫之為臣或都俞吁咈而規戒于朝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陳論于堂陛之間或君告臣而曰予違汝弼爾無面從或臣戒君而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賛襄治化而致雍熙泰和之盛以為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乎而治體民情莫得而知也

我朝　祖宗　列聖之於諸臣常命左右以備顧問或于大誥首著君臣同遊之篇或于　勅諭而有旁招俊乂之語伏望　皇上以歷代帝王及　祖宗　列聖爲法毎退朝之後許師保尚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于便殿以待顧問各條荅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

一惇孝義○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

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不越孝弟而已矣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如此唐玄宗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蕚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 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 兩宮尊奉 上聖皇太后 太后而脩問安視膳之禮是即虞舜周文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爲天下之父也與 皇上同氣異胞是爲至親之兄也 皇上曾親受 上皇

之冊封是爲　上皇之臣子也　上皇親征戎虜被留
虜廷嘗　詔旨傳位於　陛下是以天下授　陛下也
陛下尊之爲太上皇帝是爲天下之至尊幸而奉
迎還宮是　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　上皇爲
陛下同氣之親兄　陛下爲　上皇同氣之親弟形
雖爲二其實一人況　上皇天性謙沖意無彼此伏望
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　幸南宮率羣臣朝見　上
皇於延安門以序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
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五
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復　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

誠以后妃之德風之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
茲　詔冊妃汪氏爲　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以正位
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又　詔冊世
子母阮氏爲　皇后是固所以正大體明彜倫而　中
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　世子薨逝臣民莫不痛
心此事旣往固不必言矣然而　中宮之位不可以久
虛伏望　皇上復召汪氏於正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
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　國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
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　皇上推念同氣猶子之義
詔　沂王復居儲位以候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

而和氣充溢於宮廷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天心自回災異自弭而胡虜不足平矣

立功立言韓公術其亡

疏

請諡宋臣文天祥謝枋得疏　韓雍

切見宋丞相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弱冠狀元立朝盡節臨危拜相許國不疑志專恢復屢折挫而不移心切匡時蹈艱危而不變旣而國亡被執絷獄累年誘之以大用而不從脅之以刀鋸而不屈卒之南向再拜殺身成仁収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有指南錄以著其忠愛有集杜詩以寄其憂傷其精忠大節與日月爭光與天地悠久誠足以正人心而扶世道也及宋禮部侍郎謝枋得登科對策力詆權奸登策漕司極攻

時政受任于運去祚移之後抗敵于兵罷民散之餘力已盡而不支志有為而不果後元臣程文海等交章累薦耻仕二姓懇辭不屈參政魏天祐强逼北行誓死不食終于燕京著為文章高邁奇絕發明道學羽翼聖經其清論無愧于先賢有功于後學文天祥江西廬陵縣人謝枋得江西上饒縣人二賢殁後贈謚未加子孫有在錄用未及及順天府府學之西舊有文天祥祠堂塑像尚具儒者衣未復丞相冠服皆為缺典臣切惟伯夷叔齊死于殷周之際至宋而追封之諸葛亮顏真卿忠于漢唐之時至元而加封之古之君天下者若茲所行

蓋有所見而非苟焉無益之舉也如蒙　准言乞　勅
禮部翰林院儒臣會同考議量加文天祥謝枋得贈諡
取其子孫量才錄用并將順天府學之西文天祥祠堂
塑像改塑丞相冠服行令有司仍各春秋祭祀庶使天
下之人知爲臣而能死忠死節者雖百世之後亦得暴
白顯揚垂休後嗣以增志士仁人之氣以沮亂臣賊子
之心其于綱常誠非小補

傳

一峰先生傳　　陳獻章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彝正吉之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輙面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　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
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

先生于此真不激不隨

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于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敢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疾於人明年　召還復脩撰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于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

說得快截胸中有浩然

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于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晝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着無意於世者㒵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狥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

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導于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棄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靑天白月是稱云

祭文

告羅一峰墓文

陳獻章

嗚呼先生今曷爲而往始曷爲而來處則畝畝之逸民出則文章之鉅魁其洞徹不欺之心炳中天之杲日而轟動出羣之氣殷百蟄之春雷知先生者擬先生於北海不知先生者謂松楠弗類反見目於榆槐先生見督必親聞善必錄遇惡必摧存而知亡過而能裁隨時變化有闔有開而平生念慮所存其大者正君正朝廷正三綱正萬民正四方皇皇之憂耿耿之忠則至死而勿頹貧賤而不爲戚患難而不以回戚化己丑之夏予過

先生於南巖盡簪之驩忘形爾汝卽三宿而後別去屢反顧而徘徊先生贈予南歸之文予贈先生草亭之什既而各伸其戒曰我不枉己君無鑿坏孰謂先生去官而死曹溪之約不遂麗澤之資何有而今而後復仰望於何誰嗚呼惜哉宿草之墓朋友弗哭禮之常也非予與先生之宜也先生有知歆此絮醪尚饗

士固有志不出可也似不必深求

明文奇賞卷之十二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論

嚴子陵高士論　羅倫

先生少與光武同學莽之亡漢之興孰不願出以自見而先生方且變姓名走匿不暇是豈無意哉帝思之至於物色乃出而就見顧謂帝差增於往則先生之平日其不足帝者深矣考其時先生年六十有八帝年三十有四以師友事之而不可以臣之亦明矣撫先生腹而共偃臥道故舊曰我固不能下汝邪雖不忘同舍燕昵

之樂而無屈巳下賢之誠宜先生臥不起語不應而曰士固有志也且帝力委政侯霸霸之家世素以宦者進又顯仕于莽先生將唾惡不暇而霸反以手書坐致先生先生責之而帝笑曰狂奴故態夫不坐霸以侮賢傲物之舉乃供爲戲謔指目之詞光武君臣之間相與如此而謂先生仕乎自是而殺韓歆廢郭后易太子又未幾而封太山奏祥瑞頒圖讖于天下然則先生與帝同學者何學哉使先生爲諫議大夫於此可以無言哉言之不聽而去亦陋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生殆計之審矣誰謂先生失志終身遇明主而以不仕爲高邪

賢所願言人亦能之侃然自負天何不寬其用

疏

扶植綱常疏　　羅倫

臣聞　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伏讀聖諭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　陛下是言眞可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民極爲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

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

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

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
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
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
庭之寇難冐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辭此
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强起其臣此二臣者亦
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
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大夫誦之以爲美談
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
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
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

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　陛下以宋為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為萬世之大臣　陛下以禮處賢為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典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强未為無事也　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

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之則必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

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

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

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諏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　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　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于　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于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解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　先朝之

故事比年以來　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不知　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疏也枉己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己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

故事無考

為議且從而為之辭所以豫為巳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為巳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憚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為匿服之計例在博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撥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忍 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 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靡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

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
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為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為忠
臣特在乎　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
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
必先行於大臣臣願　陛下不惑羣議斷自　聖衷取
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
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
墨衰之制任國事于外盡心喪于內將見　朝廷既正
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
滅誰肯甘心為不孝之子靦顔為不忠之臣乎綱常由

是而正人倫由是而則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并矣

送陳僉事夢祥歸序　　羅　倫

侍郎柔陽

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歐陽子之言也何待後世乎人心天命之至公天命不息人心不死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古之君子或屈于一時而伸于萬世讒于一夫而信于天下君子之心初容有待于天下後世哉而天下後世之人心自不能舍君子而歸之天命之公不可解于心也盖嘗觀于易乎君子者陽之剛小人者陰之柔剛常正陰常邪剛常明柔常暗剛常公柔常私剛常大柔常小剛進柔退則成泰而天下蒙其福

柔進剛退則成否而天下受其禍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至大至剛孔子孟子之所謂剛吾未見其人矣見其似者可矣今之君子若尚書王公公度御史謝君元吉太守楊君繼宗僉憲陳君夢祥亦庶乎其似者非歟尚書不得其職數月去御史三上章出百日謫去太守屢抗強武乞錢若水例致其仕去僉憲九載不遷辟讒去或曰子剛僉憲何居呂刑曰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僉憲以之虞廷之剛登之配天後世之剛擠之落穽聖人作易扶陽抑陰剛者惟恐其不盛柔者惟恐其不衰何獨異于士哉埋輪都亭借劍上方幸今世無斯人有

之待之復何如其加之君子是以畏天命而悲人窮矣先是侍郎原公巡視江右謫書連幅公曰夢祥爲男子吾乃爲婦人欲驅一世男子盡爲婦人柰何陳公甫語門人彦容昭易德元陳秉常曰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萬世同流吾以是知人心之公無待乎後世也或曰僉憲太剛則折人方疵之而子乃與之何也蘇子曰志患其不剛豈患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也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僉憲歸矣以直養而無害吾見塞于天地之間

今文快直不加點裁此作又從鍛鍊出

記

宋文丞相祠堂記

羅倫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立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乎天地之閒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乎天地之閒者能與於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巳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董宋臣主和議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元偃蹇慠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

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徃當之虜次臯亭三宮震動宰相遯荒挺身獨徃就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慷慨就義決死生于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歷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詆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眞州如揚州趨髙郵抵太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虜寇內煎於飢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主開督南劍敗績於空坑仰藥於潮陽絶粒於南安當死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

夫公之忠誠能墮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夷狄豺狼之敬悚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沮黄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與宋之亾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于海李芾死于潭趙昴發死于池姚訔死于常趙世賞死于洪先君武岡公開禮死于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饑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於公一身矣自古亾國之臣未有如公

義發甚亂
才且一案
更不朽

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不
在于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乎天地之間者乎公
去今二百年順天祠公于學宮鄉郡祠公于城南公之
不止一處
子孫祠公于富田富田之祠元季兵變爲橫民所奪龍
亦不止此
鳳間僉事李公飲氷復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深繼之
景泰間都憲韓公雍奏加謚號錄用子孫今上成化二
年僉憲李公齡來掌學士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
鄉人周丕憲割田贍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書之
以詔萬世之爲人臣者

奏疏

邊務疏　　　　商輅

題爲邊務事臣竊惟守邊一事最爲今日急務近聞各邊操守官軍多係有名無實其故何也一則軍士寡弱一則衣食艱難夫軍士寡弱以戰則不能衣食艱難以守則不固邊城有此二弊名雖爲守實乃棄之今之議者皆以遣使爲請而謂邊方之事似不可爲殊不知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爲者特患失於姑息困於因循則事始不可爲耳臣訪得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原操守官軍在邊年久服習水土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達

賊侵犯或漫散赴京或因該管頭目帶領來京者一向
夤緣在京居住即目獨石宣府等處多係各處新撥并
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操守且輪班官軍既無室家可恃
又無田地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爲久遠之計難
矣若　朝廷失于姑息安于因循聽令各軍巧立遊擊
等項名色將前項官軍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
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前件如蒙　准言乞
勅兵部即將口外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正統十
四年以前原操守官軍見在京居住者逐一查究并其
家小盡數發去口外各該地方照舊住種操守不許各

官仍前巧立名色占恡阻當違者治以重罪或有言前項官軍善戰合留在京操備者此不知輕重之論蓋京師百萬人馬縱得前項官軍不見其多不過跟隨各頭目營幹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可以禦賊寇可以使其成家立業爲久遠之計其爲益豈不大哉惟　陛下不惑羣議斷然發遣則邊境得人而藩屏自固矣臣又訪得口外田地極廣除屯田軍士地畝已有定額外其守城守關軍士多無田地耕種推原其故蓋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之家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莊田以次空閒田地又被彼處鎮守總

兵參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爲已業每歲使軍夫耕種收利肥已其守城等項軍士非但無力耕種雖有餘力亦無近便田地可耕卽目守邊緊急在京官員雖不能役使口外軍夫撮借官牛等項其弊仍未盡革若 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不卽將前項田地撥與各城軍民耕種則衣食無由足給而邊城愈見空虛前件如蒙准言乞 敕户部選差能幹官員分投前去大同宣府懷來永寧等處會同各該都御史御史等官將在京官員應有莊田并彼處勢要之家占種田地盡數分派與附近軍民爲業若係原起科田地亦須酌量從輕起科

今但講練兵不講衣食可哂

仍乞 勑各該鎮守總兵等官將各城堡軍士分作二班每上班六日令其照例操守下班六日盡數督令耕種俟收成之後併力備禦仍禁革管軍頭目不許多種田地如此則軍士之衣食自給而民間之轉輸可省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已行之明效大驗者在史冊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若有言前項功臣等官不可以無莊田則或於腹裏遠近地方量宜撥換口外之地決不可聽其置作莊田侵損守邊軍士有誤 國家

大計實爲不便臣又訪得永平等關口官軍精壯人民安業而紫荊倒馬一帶關口官軍怯弱關內人民不免驚疑推究其故蓋永平等處係本土官軍而紫荊倒馬等關係在京撥去輪班官軍衣食不足全無固志賊寇若來不過爲逃走之計耳此事屢有人言而本部未即施行者其意蓋謂京師根本之地宜留保定等處精鋭官軍在京操守殊不知方今急務守邊爲上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爲下策何也若邊方失守則關隘緊急關隘失守則腹裏人民望風流移人心摇動變故百端縱有京師軍馬當寇在邉亦何所施又有言在京管軍

罕相知邊是第一義

頭目利保定等處官軍供給柴草因此占留若果有此
尤爲不可前件如蒙 准言乞 敕兵部將保定眞定
等處在京備操官軍發回附近各關口定立班次永遠
操守如有不敷於附近衛所遞相撥補却將見在各關
輪班管軍盡數取回在京備操如此非惟兩免重支口
糧抑且邊關得人而京師鞏固雖有千百也先亦何足
慮凡前三事于守邊守關頗爲切要但恐于人情有碍
伏望 陛下決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脩省疏

題爲脩德弭災事昔漢臣董仲舒告武帝有曰天人相

如此修省賢于青衣角帶遠矣

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斯言也古今以爲名言茲者彗星見於天田西掃太微非近紫宮其譴告警懼之意至矣仰惟　皇上憂切于心切諭羣臣同加脩省是能體　上天仁愛之心而欲脩政以弭之也其時政得失生民利病諸文武大臣已條陳上達矣然德者政事之本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孟軻曰君正莫不正蓋正萬事必以正君心爲本臣備員近輔無以少裨萬一實深媿懼謹采脩德安民大要條陳

如左○一曰正心術夫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正者
二帝三王聖賢之道也邪者佛老異端之教也自古人
君崇正道者無不安享治平之樂惑邪教者未有不致
危亡之憂載諸史冊歷歷可鑒臣等仰惟　皇上聰明
聖知豈不知所決擇而頻留意佛事者聊以試之非誠
信之也然外人聞者竊以爲譏謂內府一次脩齋街市
一次騷擾中間委曲誰敢直言行之不已漸失人心伏
望　皇上留心聖學毋信異端以正本原減去內府脩
齋如遇節令止照常例于在外寺觀舉行可也脩德應
天之本莫先于此○二曰謹命令夫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言命令之出不可不慎也伏聞　祖宗以來凡傳
旨意必專任人如此則責有所在事無虛僞近來
聖旨行于光祿寺內府各衙門者傳奉不一政出多門
人得詐僞將來之弊有不可言伏望　皇上今後斟酌
事體可否如有可行必令司禮監傳　旨庶幾命出於
一事有可稽而無弊矣○三曰親接見夫君天也臣地
也天地之氣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臣之道何以異
是往古事鑒不敢枚舉惟我　祖宗列聖在位未有不
接見大臣議論政事者君臣情通政是以和今　皇上
視朝即退端拱九重不一接大臣於便殿天下軍民利

病何由盡知豈以首出庶物。自能洞察四方邪。抑以臣下庸劣不足與議也。如臣才疎識淺不足以備顧問在廷大臣豈無一可伏望 皇上日御便殿或三二日一召文武大臣忠直有識者面議政事而可否之或詢軍民之休戚或訪人才之賢否或察治體風俗之得失有疑于心必詢于衆聽覽日熟未必無少補益○四曰慎賞罰夫賞罰二者人君治天下之大柄也賞當功罰當罪則人心服一有不當則人心不服故欲服人心莫先於慎賞罰慎賞罰尤莫先循舊章守成憲近者道路傳言謂賞與太濫近幸無故而受金帛者多工匠無功而

冒官職者衆。此非舊典所有也。用刑太深。有法不該充
軍而充軍者。有罪不至死而死者。此非成憲所宜也。伏
望　皇上節賞慎刑惟舊典成憲是循是守使人無偏
私枉濫之議則公道彰治法正矣○五曰納諫諍夫日
有萬機而事有萬變非兼聽博采何由一一當理是故
伊尹以從諫弗咈美成湯傅說以從諫則聖望高宗而
後世之稱賢君亦必以聽言納諫爲首事也伏望　皇
上以古之聖主明君爲法虛心屈己聽受羣言勿惡其
切直勿忽其迂遠苟有當理卽賜施行如此則官賞政
刑不致乖失而下情得以上通天下利害軍民困苦皆

得聞知而久安長治之道在是矣○六曰勵官守書不
云乎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君臣一體也今五府六部等
衙門非股肱之職乎給事中御史非耳目之司乎股肱
舉動合宜耳目聞見不謬則元首尊安爲庶人矣但今
承平百有餘年文恬武嬉事多因循究其弊端難以枚
舉大槩主于奉承　上旨而嫌于違覆或直行巳意而
不加斟酌是以其事不便于軍民者多矣有識者徒能
竊議而不敢公言意謂目前苟安懼煩瀆也豈知今日
下人愁怨感動天變如此之甚乎伏望　皇上戒勵各
官慎脩厥職今後令職股肱者凡遇事有不便宜再三

執奏毋率意行下結怨于民司耳目者但有事爲民厲官爲民蠹者即便舉奏毋狥情容隱務使庶官變因循爲奮勵各舉厥職興起事功然後政善民安可冀也○

七曰恤軍民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不易之言也然軍出力以衛民民出賦以供軍軍民相資邦本乃固近來管軍管民官員罔體　朝廷愛養軍民之心因公科歛弊出百端軍民窮困日甚一日若此者天下皆然而畿內尤甚何也以差役頻重又無所資以爲生也舊日牧馬草塲積年開種用地今多爲有力者侵占故馬死而罪責至地少而衣食窘憽憒蓄怨非一日矣伏望

皇上命該部清理三營草塲使官軍便於牧放減退勢家莊田使百姓便于耕種以資生理其各處衛所府州縣官有巧立名色或謂措辦或謂區畫或謂罰贖或謂勸借等項科歛掊尅軍民財物者乞令都察院嚴行禁治毋令恣意朘削以致下人困苦歸怨于上如此軍民各得其所而邦國永寧矣凡此七事實出輿論言之似若違忤行之必有裨益蓋天之視聽在民民心感悅然後天意可回惓惓愚衷實在于是伏望　皇上鑒除舊布新之象斷自　聖心力行新政以正心為脩德之本以餘事為脩德之助德脩于上則羣臣咸知感激效

方是言人不敢言而言出宰相吏部不負科名矣

職而安養軍民之政次第可舉行矣轉災為祥莫切于此晏嬰曰君無違德何患于彗此之謂也臣不勝悚懼之至謹昧死上言

請革西廠疏

題為體天道循舊章安人心弭災異事伏惟　皇上臨御以來敬　天法　祖任賢使能政事脩明紀綱振舉是以十餘年閒海內晏然雖天象屢以示戒而災變自消雖水旱比歲相仍而民無離叛實由　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人之心感孚于上下也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提拿職官事皆出

于風聞暮夜搜檢家財初不見有 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爲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于位百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政立事者也舉皆不安于職商賈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業承平之世豈宜有此究其所以蓋緣
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之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羣小汪直之失雖爲未甚而羣小之中其奸謀足以顛倒是非其巧佞足以蠱惑人心如韋瑛者自言親承 密
旨得專予奪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作威福虛張聲勢甚有同惡相濟如王英者則以附已而

荐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異己而黜之如狼如
虎肆無忌憚原其立心惟知希求進用以爲一身之榮
不知傷害善良虧損　國體大爲　聖德之累　陛下
若爲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
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逯杲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
爲明鑒昔唐太宗當天下甫定之後骨肉相殘羣雄側
目嫌疑之際宜乎過慎也而乃從魏徵仁義之言拒封
德彝刑罰之說竟致海內殷富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幾
于刑措太宗因封德彝死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
義之效也恨不令封德彝見之夫德脩而民自化法急

而民愈亂攻之前史歷歷可驗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我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人心四方萬國莫不歸戴　陛下爲守文令主嚴刑峻法誠非所宜况今天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日甚一日省躬念咎弭災息患之道莫先于恤刑獄莫要于安人心而乃反此所爲使人人嗟怨感傷和氣一旦有警變且莫測腹心之患可不懼乎可不慮乎伏願　皇上體　天地之包容勿察察于事情遵　祖宗之成憲勿屑屑于改易旨意必經于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疏必由于通政杜

濫受于他門責政事于府部而嚴課功覈實之權付刑獄于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細并貪贓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不入于耳自足以頤情而養神苛政不加于下自足以安邦而定國延
聖壽于萬年保　皇圖于不拔其端皆在於此不然此風日長衆口嗷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臣等荷　陛下
生成之德寘諸宥密之地一念愛　君之心拳拳朝夕有所聞見豈容緘默謹條陳大畧具題以　聞伏候
聖斷即賜施行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謹俯伏

侯命○一舊設刺事人員專一緝訪謀反妖言强盜
人命及盜倉庫錢糧等項大事今西廠專却尋搜細故
凡街市鬬毆罵詈爭雞縱犬及一時躲避不及者或加
捶楚或煩瀆　聖聽置于重法以致在城軍民驚皇不
安○一官職有犯緝訪得出請　旨拏送經該衙門問
招明白有罪者奏請發落供明者請　旨還職係是定
制今聞西廠將廣西勘事郎中武清自通州聽選方面
官劉福自歇家俱拏到廠監禁數日輒又釋放且武清
係五品官劉福係正三品官擅拏擅放恣意所爲紊亂
朝政莫大于此○一官員犯罪追贓者法司自有成規

今西廠擅自封兵部武選司門以後遇官員有犯正身未曾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晝夜越墻進入搜檢財物或將命婦剝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有同抄劄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若從此不止日後或有奸人強盜假名害人者真僞何由而辨○一京營管軍頭目俱係　朝廷托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勤惰　朝廷自有賞罰今聞西廠不論有無事情一槩令人跟緝鈐束以致各懷危疑不安○一各處鎮守總兵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既被選用當任之無疑待之從厚其或有事不得不差人體訪事畢即已今聞西廠各處差人採

聽事情彼一聞之無不惑恐患及退縮自保誤事非輕
○一各布政司多有　王府所在今西廠差校尉分投
去彼行事不但官司驚疑各　王府亦未免自危事生
不測天順年間曾差校尉各處行事　皇上即位之初
即已革去後三四年尚有假充校尉詐錢害人者此明
驗也不可不懲○一河道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由
之路要在通行不宜阻滯今聞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
帶遇有船到即加盤問間有公差官員被其撈檢以致
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未起程停止不來者
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此貨物不通將來京師公私

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姦盜假此摻船劫人卒難禁止○一　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廠之後太監汪直每日外出跟隨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臣亦謹迴避如兵部尚書項忠當早朝鼓響伺候之時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下呼叫項忠不待朝罷被校尉擁逼而去其欺凌大臣如此至于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每遇弔查文卷俱要親齎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如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黃紙帖寫太監汪傳奉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員見者無不驚駭○一百戶韋瑛係無籍小人累投勢要不肯容留從征僥倖得陞

前職自貴緣投西廠行事之後發人事情言多失實又引進譎詐小人王瑛結爲心腹專一訐人陰私以固信任凡前項拿人放人擅封門户搜檢家財凌辱婦女驚動人心紊亂朝政等項俱係二人所爲○一臣等切詳此等事情非惟與治體相關又與天道災異相關何也去歲七月以後有妖物出自西北遶城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妖怪方息遂立西廠驚駭人心一如妖物害人之時以此觀之天道預先示戒不可不慮今太監汪直年幼未諳世事止憑韋瑛等主使呈報中間固有一二似爲禁革奸弊奈非　祖宗舊制所革未多其失

人心則已甚矣中外騷然安能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若不早為除草一旦禍興卒難消弭伏望 皇上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閑住以全其身將韋瑛王英拿送法司會同錦衣衛推問明白治以重罪如此則人心可安 天意可回矣

論

茅焦論　　商輅

嫪毒之亂秦王遷太后於雍客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焦也後至不畏鼎鑊而力爭之由是秦王悟而迎太后焉復爲母子如初譚者以爲頴考叔之錫類不是過也噫長信非母弟之親宣淫非溺愛之比秦之宣王有知太后不得入莊襄之廟矣不爲楚也妻則不爲政也母雖誓之黃泉老死雍里亦不足以謝先王而何焦之汲汲於諫也春秋之義絕不爲親於文姜則然非仇母也以父而仇之也帝太后非莊襄之仇乎始皇惡得而母

不殺藺相如可刪

之焦其未聞春秋之義邪且曰車裂假父撲殺二弟此何人也而父之弟之其恐污諸口吻哉然則始皇何以悔而從之焦之說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太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聞之而倍秦是始皇之樂從者非爲天性之親也欲帝業之速成而懼諸侯之連衡也然則焦之諫固戰國之奇士而亦頴考叔之罪人也

傳

列女遺傳　　　商　輅

傅氏元時人年十八適同里章瑜瑜爲背吏脇軍興期會迫死道上計至傅氏匍伏抱屍歸號泣三日夜不忍亡襯屍有腐氣猶依屍呵琀目既䁥既入棺至嚙櫬成穴及葬投其身壙中母强摳以出制未百日母欲奪其志語聞遂大慟連日不食母囑侍婢謹視之閱數日紿婢以浴令理具投井中死劉兩谿賛之曰予謂古節婦事至青綾臺及祝英氏以爲後無繼者世道降也久矣今瑜妻乃爾謂世降德薄者吾信與夫婦倫與君臣等

前哲用心

世之稱臣子者獨不能以瑜妻之義於夫者義其君與

愚讀輟耕錄得此識之俟後之修志者采焉

啟

謝顧光祿送金魚啟

商　輅

僕本江湖下品瓦缶疎材偶荷大造之甄陶實慚諸賢之餘潤幸龍門之一躍愧鮒轍之多年每懷在藻之思何有運甓之志茲承惠我瑤品饋以金鱗乍注清泉漸投芳餌既員且潔體範明月之規復湛而虛光奪玄珠之窟過雲留影飛鳥驚形不知家在塵中恍若身臨海上見游泳之自得知升斗之水可生羨浮沉之相忘喜風波之患不作某本無長鯨之量適負揚鰭之羞今雖曳尾泥塗尚冀鼓鬣濱渤更望相濡相煦勿比目於天

池不若不癡學全身於无合

謝李郡伯建三元坊啟

三元及第今爲隔世之虗名刺史表閭又作他時之故事未嘗忘我何以報公昔高密爲鄭康成建通德門頴陰爲荀朗陵改高陽里皆邑令崇一鄉之虗譽與時流爲千載之美談孰若掄魁之坊出自相公之筆如坐會同舘而張氷篆如游法華寺而覩邕碑波戈崎金鳳而欲飛閭巷𤼵著龜而再轉雖進士之科未復然化民之意已多恭因念平生眞堪一笑袞龍殿上嘗誇獨對之三千朱雀橋邊今作尋常之百姓進不得陳箕子之洪

名教樂地

範退而發揮郭氏之中庸開山學劾嘉眉之規借時文
明孔孟之意松間倡道豈無考德問業之人花外小車
亦有事親從兄之樂然或預司徒之役則又如皐子之
時伐樹削迹之佹吾知免矣毀瓦畫墁之咎誰能與之
不圖三十年金榜之名增重二千石銀鈎之字成前非
部使欲爲之志動昔年鄉人助喜之心十字街頭如浮
圖之起廢一千年後與華表以俱存何榮如焉可感多
矣茲蓋伏遇具官坤維間氣河右俊人臯府培風善計
江西之財賦翰林借逕飽看天上之圖書肯爲朱幡皁
蓋而來大是碧漳清江之福論振文誅奸之政季弟兀

兄用留耕捄荒之心召父杜母使七八月遂雩壇之望使三百川無溱洧之憂一日而百廢具廢三年而四境皆治遂令迂闊亦屬作新某雖奉凡筵敢忘棨戟武陵太守屢許訪於堯花黎家小童竟空吹於葱葉未由胥晤曷盡多言某敢不佩此寸衷銘之百世薛少保三大字長埒甘棠蔽芾之眷楊文貞一瓣香願祝仙李蟠根之盛其爲皈嚮無任敷禁

雜著

奉題高宗御書後　　商輅

右宋高宗御書杜少陵詩四章予友太學生方淵家藏舊物也相傳淵九世祖金紫光祿大夫誾休致陛辭日高宗適書此詩因以錫之時紹興辛亥歲也以其詩攷之良是誾仕歷右文殿修撰而階金紫光祿者階進而官不進也龍章御寶光彩如新觀此可以想見當時君臣相得之意然說者謂高宗是時金耻未雪宜詰戎兵以陟舊服翰墨非其所急殊不知文事武備不可偏廢光武投戈講藝前史美之高宗惟不用儒而已使其眞

能嚮用儒術則中興之業當不在光武之下而如金紫公者亦安能奉身而退得以直遂其山林之趣也哉淵字向本學識卓異先世遺物能珍惜若是誠方氏賢子孫云

祭文

祭李文忠公文　　商輅

嗚呼哀哉公之生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岳雖不可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葢不可以數計而週知今公之歿也赤子則無所倚籍而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於異端學者至於用罔君子無與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出舞鰌鱓而號狐狸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旣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

什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於請老而歸也莫不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人也奄一棄而莫予追惟世之溷濁潔身而游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遯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負緣出入受教門下者十有六年於斯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陳言輔治疏　　王　恕

今年閏正月臣以年老奏乞休致奉　聖旨卿朝廷老臣未可輕退宜勉副任用事有當言的盡心來說毋再固辭欽此臣有以見　陛下不欲臣去者非徒欲富貴臣也蓋欲臣竭耳目之所見聞盡此心以匡輔　聖政也近因痢疾陳乞容臣調理將印命侍郎署管奉　聖旨准卿調理印照舊掌臣又有以見　陛下眷愛之專也有君如是何忍負之伏覩　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內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永樂年間未嘗

今然無忌
可謂旨集
大璫之自
本朝儘人

額外濫設其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則不然矣前者　陛下將內官論年遞降蓋矯往年濫陞之弊欲復　祖宗之舊制誠是也臣於病中風聞近日又陞一起內官其數頗多不知是前日遞降者不知另是一起也前既以爲濫而遞降之今何不以爲濫而復陞之似乎不可舉措如此其何以示天下　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本朝　太祖　太宗復見於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　陛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貨利及登　寶位又罷貢獻織造屏去一應珍奇玩好之物

治近習蠹國亂政邪術欺君罔上之罪。斥逐剌麻番僧法王佛子國師。革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莊田蟒衣等。項裁抑奢侈奔競凡此數事皆壞名器損國體傷民財臣民所不欲而不能革非一日矣　陛下一旦而盡革之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陞內官如此若復濫賞莊田蟒衣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欲天下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不可得矣此天命去就人心離合之機也可不慎歟況今北虜在邊災異迭見此正君臣上下同加脩省之時而國政如此其何以服遠人而弭天變伏望　陛下自今伊

始於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施令之際務要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遠宗堯舜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決不可爲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天意下失人心而爲社稷憂臣誠激於中詞不能婉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疏

預防黠虜奸謀疏　　馬文升

是宋蕭相

嘗思往年三衛達子偷盜大虜馬匹經過大同宣府邊上俱來報說我每在達子營偷馬回還老營在某處報知今將一年宣大二邊守臣俱不曾奏報前因臣已疑有彼此相和之意且正統十四年因朶顏等三衛達子與虜酋也先相和故有土木之禍臣又聞北虜大衆郎目俱在宣府住牧亦有東行者而大同鎮賊切疑此虜奸謀若寇宣府山勢險阻若寇大同邊墻復重又各有精兵兼調延綏遊擊官軍在此虜意交鋒之間彼此各

當示勁兵在延綏今言矣

當時京兵尚可出征但慮其緩耳

有所傷若被朶顏爲彼嚮道引領大衆俱到本衛地方劄營或留虜衆在于大同宣府邊外制我之兵不敢東行彼無後顧之慮分遣精銳或從喜峰口或從燕河營彼處山勢平漫不數十里係腹裏居民稠密人戶頭畜頗多朝入搶掠夕可計歸且軍勢寡弱豈能支持在京臨時發兵不無緩不及事成化年間朶顏衛達子曾由此處而入直至永平地方如蹈無人之境若此虜熟知道路剽掠日久京師未免戒嚴其爲國家之患非細也豈可不早爲之禦乞 勑兵部一面於團營揀選馬步精銳官軍三千前去永平再選步兵三千前去密雲各

哨探與兵馬俱重今並失之

當取京兵外取班軍天八府皆備民兵故

整點器械令知兵武臣管領操候一面選舍人或職官星馳前去宣府大同會同鎮巡等官哨探大虜卽今見在何處有無東行消息或俱在宣府地方爪探如果東行卽將原定三處軍馬就便啟行於所擬地方操守遇賊侵犯相機截殺又恐此虜譎詐聲東寇西彼此不可不防復慮擁衆之賊三千之兵恐難捍禦但此時達馬未經控掠不敢馳騁秋涼之後必肆猖獗思得下班官軍休息已久兵部宜奏遣屬官二員分投前去將德州并德州左衛天津三衛秋班馬隊官軍催點齊足俱赴永平聽候武臣提調操守及將河間等并保定等五衛

之將也

馬步官軍及原選土達俱在本城平山衛官軍亦在本衛定州衛官軍俱在本州真定等衛并寧山衛及平定千戶所官軍俱在真定各如法操練若大同宣府聲息嚴急先將前項各城精銳步軍分散各關口協同守把其馬軍遇有入關賊寇相機戰守若大虜俱在東路出沒總兵等官統領聽征官軍前去勦殺如果西路無事馬隊秋班官軍該赴京者仍舊赴京其在京春班官軍若係選作聽征之數者且不令下班留之以實　京師如邊方無大聲息仍令暫且下班不許遠散以應調遣庶東西二路各有其備倉卒之間不致悞事亦可以拱

護　神京但京師者天下之本京師之兵空虛非居重馭輕保固　宗社之計臣以順天保定等府原選民兵八千餘名先時真定知府張璥大名知府李瓚俱已操練定堪調用經今數年恐致廢弛萬一賊勢猖獗無復應援之兵若將此等一體操練則可以振揚威武守護地方為　京師之援所謂兵不加增而自增者也

平生而務
燈誠意初
從高安異
入慢書遂
得究其說
古今大典
鮮本有湯
然無傳者

重鋟誠意伯文集序　楊守陳　成化

國初誠意伯劉公伯溫嘗著郁離子五卷覆瓿集并拾遺二十卷犁眉公集五卷寫情集春秋明經各四卷其孫廌集

御書及狀序諸作曰翊運錄皆鋟梓行世然諸集漶而無統板書久而寖堙學者病之巡浙御史戴君用與其案薛君謙楊君琅謀重鋟遞錄善本次第諸集而冠以翊運錄俾杭郡守張君僖成之屬守陳序嗟乎自昔夷王華夏不過擅一隅腥數載耳惟元奄四海而垂八紀極弊大亂開闢以來未有也公以命世豪傑之才出佐

我
高皇剪羣雄混六合掃百年之胡俗復三代之華風其
讜言袨議牖道
天衷偉略奇謀拮援犀帥者鼎彝勒之汗青書之四方
尚能道之方其未遇也鬱積感憤發之文辭若四嶽之
出雲無窮若公輸之營衆宇各盡其制若孫武子之師
戈甲蔽野而不聞喑嗚叱咤之聲若大海浩蕩中畜虬
螭鮑鯖奄靡之屬覩者駭愕而莫能名然皆載道之航
輪濟世之梁舟時已傳誦之及達而施之　朝廟播之
華夷垂之百世之下焯乎不可朽也三代之英卓矣漢

以降佐命元勲多崛起草莽甲兵間諳文墨者殊鮮孑房之策不見詞章玄齡之文僅辦符檄未見樹開國之勲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而世或疑其仕元或獨稱其觀象者是猶訾伊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不已陋乎三御史之重鋟茲集蓋高山景行之志也守陳之序居培塿而論嵩岱持土苴而賓之夜光朝采之上可乎哉

送閻憲副何廷秀序

金閶之髦華門之俊閱余目夥矣聰敏者或儻蕩廉介者或迂僻政治文學之兩能者亦何鮮哉刑部正郎何

無恥則無
矜

廷秀與余交稔矣其容温其語吶其行端謹而潔清其文典贍其學博其政治明以達庶髦群俊鮮克與之肩者茲被命陟憲副于閩閫産若刑部郎李延美者徵余文贈余所欲贈者無乃廷秀之所飫聞者耶夫憲將以去不善而納之善也碩鼠食苗詩人所傷閩之文武大小百司無所謂碩鼠者乎土偶被文繡而坐之民上有識歎焉百司無所謂土偶者乎童牛羸豕大易有烱戒矣奸宄寇賊無所謂童牛羸豕者乎魚有陽鱎者鈎則扱綸銛餌迎而吸之其味薄而不美百司無所謂陽鱎者乎桑木內有蠹則外若癰潰家之狗猛而噬人則沽

若不至百司之胥史僕隷無所謂桑癰猛狗者乎夫蕭艾不剪蘭茝不蕃驅蝗鋤草所以茂禾黍也廷秀佐憲其尚摶碩鼠撤土偶犒童牛芷羸豕屏陽鱎之魚剔桑癰驅猛狗庶八閩之境百職清元元寧年穀屢稔海波不驚廷秀之聲光位秩其可量乎昔廷秀之尊考嘗知溫郡以善政清節名天下累官吏部尚書廷秀之賢有所自矣紫荷赤管乃其家之青氊也行且復與

議事懷切
大裨黃閣

書

與彭學士書

何喬新

僕居閩五年矣德薄才劣無裨聖時殊以爲愧而來書奬予太過益增慚靦入閩自沙尤之變以來民多桀驁下凌上賤犯貴相帥成風而强宗大族依憑城社暴橫尤甚蓋吾江右所無也郡縣吏寧違上司之令而不敢違勢家一言以爲上司不過督責勢家能陷以重罪故也凡爲政者肯韋婾婀輒得美譽再歲而遷否則怨誹紛紛或因以得罪僕不能隨俗沉浮一切繩之以法桀驁之風雖少戢已不能無謗矣然謗與譽何足恤哉僕

之所慮有如此者今天下且入於弊而未知所以捄之之方此甚可慮也我朝懲前代藩鎮之弊以都司典兵布政司理民按察司執法凡軍戎調發布按二司不得專非有符驗都司亦不聽調平日所以能前却之者恃有三尺法耳一旦有事白刃臨其身厚利誘其心三尺法焉能制愚以爲宜稍變舊制特詔布政使按察使兼典戎政而妙選勇略素著者爲都指揮使少寬擅興之法緩急調發二司得以專之不由中制庶可以防患於未然而救尾大不掉之弊焉古之善觀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强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歟否歟愚

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或曰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率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徇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竊謂當崇奬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以共振名教於風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善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歟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羣居交屬不可信也以此處之庶幾有

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之士出焉此二者時弊之大者也閣下官爲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材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院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公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寔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閣下試觀今日治歟否歟在廷者孰爲李綱張浚歟居方面者孰爲宗澤張所歟緩急可倚者誰歟臨難不易節者誰歟苟此數者未有其人抱火積薪殆未足愈也乞留意焉

論

樂毅論

丘濬

樂毅不拔之城夏侯太初以爲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爲行王道之過余曰不然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與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爲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先觀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者曷嘗有利天下之心乎使有利天下之心何以爲行王道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仁義乎爲報讎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宜乎施仁敷義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寶貨重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

此八句刻爲高論而失之

餘城畏其兵威力屈而服之耳非心願爲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與即墨毅之心以爲在吾腹中可以指顧而取其心巳肆其志巳怠士卒之銳巳挫而破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怠肆巳挫之讎毅雖有百萬之師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待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城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況蕞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而征諸國則人豈有不服毅以二小國征二小邑且猶叛之謂毅爲行王道可乎太初曲上不足論何蘇子而亦易此言也

奏疏

陳愚見以裨　聖化疏　　劉　健

先於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該臣本縣移文令臣知會節該欽奉　聖旨優禮老成朝廷已屢有敕旨了劉健等還着有司時加存問欽此欽遵於次日詣臣家存問臣扶病望　闕謝　恩訖竊念臣以蜉蝣妄幻之軀混麟鳳郊藪之跡　殿閣則駢聯孤卿之銜品桑榆則重拜問使之旌麾天光被於綠簑露滑零於擁腫昔平格或能僅有今賤子幸乃並妝寵並乾旋老當屯邅將危將殆且悲且歎欹枕援意令子代書效哀鳴之禽

非擇音之鹿無馬卿遺稿於黹頭竊史鰌諫餘於牖下
竊惟 人君莫先於定國定國莫先於正身然 君身
所謂正者其大要在於畏 天嚴以定萬年建 國之
本奉 祖訓以永萬年垂統之本正 聖心以端萬年
傳家之本勤 聖學以清萬年幾政之本兢兢業業馭
朽履冰此古今帝王貽厥燕翼之良謀 中興英主能
自得師之首政也其次則在於進君子以退小人退小
人以安君子所謂君子者公清直大廉靜光明其學負
以道事君之正其節有不可則止之堅操天度之權衡
殿 國是之位置得是君子用之其引援非道德之清

流則典刑之故老彼小人者或勸於善或逃於野而天下政治日趨於太平矣所謂小人者陰險姦惡嫉賢妬善納賄招權戶竅腹劍結奧援以固寵榮諂言路以規舉劾鮮廉寡恥辱道喪心誤是小人用之必引援惡黨以助奸進援邪佞以延譽彼君子者甘老死於丘樊不遺羞於名教而天下政治咸墮其術中矣昔林甫懷毒於鷹揚而九齡輩驚心於挾兔張銳溺於鼓鑄而懷慎輩貧死於蒸毛邪正進退之機否泰於此攸繫此臣拳拳以進君子退小人爲第二義也又其次伏望　皇上守藩邸之初心念　靈長之洪祚無以逸遊而啓荒縱

之源無以晏安而忘憂勤之念無溺聲色以敝精神無嗜酋酒以昏心志無以狂直不識忌諱而為言路之罪愆無以請謁陰行詭計而致號令之中止無聽甘言陰為邪倖以延譽無納謗言以防深厚之詐欺惜賞賚以節民財罷土木以蘇民力選將必登壇之材擢虛品而冒爵賞者無容濫竽練兵必趫關之勇廩廩庾以困征輸者無令蠶食治道與危機一念恒存於意外內修與外攘大政時加於作新蓋此數者姑舉大凡昔愚臣在講筵之時恒藉以為諷諫之助後因進講真德秀大學衍義之編竊感隋煬帝荒淫敗國之政又上言曰煬

帝所爲如此便是禹湯文武之子孫也要滅絕況隋無積善之基者乎狂言犯萬死之誅　先帝無幾微之愠續叨　內閣忝與政幾同官悉三壽之良獨臣之一得之助乃退而恭成一疏思進以仰贊　萬幾屬當休退未獲進呈其大意請　聖駕隨時早晏臨御　文華默召輔臣密授　懿旨左右分行各授紙筆令其疏寫兩京九卿長貳之賢能各省撫按藩臬之卓異即於各官銜下直書數言務出知見之眞不隨毀譽之計又時與六卿長貳之中或次第以承　宜撫巡藩臬來　朝亦不時以　賜問其轄內寮屬之賢州郡民牧之最軍民

君相只此一點要事

之大利大弊政務之可革可興仰答　聖問一如輔臣之例無事虛文仰承　德意會萃僉言繕寫三本以一留中以備　御覽各以一付之　內閣吏部凡遇繁劇之差除不次之超拔更量材品各委責成其未在所舉者照舊循資自知勉厲庶才稱其官官勝其事擇材於無事之日獲用於臨事之時古大臣夾袋之書古賢君書名御屏之意聖王清問下民之忠或者亦出於此

肉食四十餘年叨閑十有餘載敢借垂死之筆少贖枉生之愆但蟣蝨已弔湯沐之既具犬馬已迫於帷蓋之既陳神思荒迷語言狂悖不室秘藏不能啓帝王心印

之寶篋雖黃舊筆亦有愧伏翁戶授之漆文執黃卷以窮言未得於片言隻字存白頭之故習何有於乃志乃心伏惟 俯賜哀矜曲加採擇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干冒 威嚴不勝隕越

旨從中出輔臣無復下手處矣治亂之關也

奏疏

論時政十失疏　李東陽

竊聞委質事君者人臣之常職託孤寄命者天下之重任必處常而不失其職任重而不負其託然後可以無愧若徒曠官尸位而假委質之名不能扶顛持危而冒託孤之寄斷乎其不可也痛惟　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乾清宮御榻前面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拜受不勝嗚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實共聞之伏自　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啓沃多見施行少伸報稱近數月來往往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有所議擬徑

行改易詔書不信政令不行臣等不敢縷縷姑以其重者言之商人譚景清等陳乞皇親奏討殘鹽既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挾制朝廷搖撼官府沮陛下之美政累母后之盛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且皇親之家既已辭退家人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而乃曲為庇護寧使帑藏空虛邊餉匱乏而不之顧此政令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聞衝鋒破敵名次揆之舊制俱不該載況紀功官原開按伏不係對陣待郎等官勘得功無顯迹查無明證名字不對多寡不一而乃查近年弊政欲陞數百冗員隳官法為人情視爵

祿如糞土此政令之失二也內府冗員奉　旨裁節僉書守門及分守守備等官減革者百無一二而海子淨身人又選入千餘非惟傷財害民抑且敗壞風俗至於蟒龍玉帶濫賞無算大壞名器尤爲不可此政令之失三也　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　旨考選乃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是不信銓衡之任而信寵倖之臣況該部查出革退之人俱係夤緣傳奉奉　詔裁革纔不幾時遽開此例則匠官術士倣傚成風以邪路爲當行視詔書爲故紙此政令之失四也他如皇莊田土巳令巡撫官查數又復差官踏勘取者未回差者繼

○出帶領人役騷擾地方京畿小民貧困已極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　駕帖出外拏人累經各衙門論奏恐生詐僞近因　皇親家人奏訴畿民侵占田土輒爲出給提解來京鎮撫司拷問情節俱與原奏不同未免親解本處官司問理牽連負累破家蕩產寃苦之聲致傷和氣此政令之失六也韋興齊玄蠱惑　先帝盜空府庫一則貪緣分守屢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典刑此政令之失七也各營執事官軍及內府軍匠各倉軍卒俱經奏准查赴團營及各衙門乞留仍復照舊廢營伍之籍供私用之門此政令之

失八也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前查算竟爾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展轉推延至今未發此政令之失九也饒州磁器奏　詔蠲免二年又令起運來用此政令之失十也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坐視無可奈何或封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爲失職實所難辭追思　先帝臨崩顧命之言仰念　陛下委任舊人之意若涓埃之力少有所裨犬馬有知猶當報德況　主少國疑四方多事豈忍潔身去位自求便安但忠不足以格君才不足以濟世智窮力竭日甚於前臣等所陳奏有　聖諭朕便處

治至今未有施行今所奉　聖諭云待斟酌行是必言無可采乃使之照舊輔導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　先帝赫赫之靈臨之在上豈欲其冒輔導之虛名而蹈曠廢之實咎如此哉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聞之古人亦有明訓與其身自壞之不若讓之能者伏望　聖明俯垂洞察諒臣等為國之心非由矯飾正臣等失職之罪特賜罷歸亟選非常之才俾任難為之事庶可以上回天變下慰人心承　先帝付託之隆保　祖宗基業之重矣

武舉始定
于弘治忠
宣經濟已
見一班

疏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晦之士收拾踈弛之才葢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我　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之周自閭閻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别軍功之大小以為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於方面之長貳或列於行伍之將帥世享簪纓家

足餼廩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於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于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徃徃狥名而不責實挽强引重者目爲勇敢談說縱横者目爲謀畧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詘於文者或優於武亦不以遠而畜不以賤而限如稂莠生於寒微吳起困於覊旅樂毅出於疎賤黥布雜於輿臺衛青辱

於人奴去病育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於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夫武以用將爲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狄青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飲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

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儀未隆上未足以協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當曰法度鬔鬆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懐也恭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畧精通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赴所在官司投報試果可取者禮送兵

部會萃數目請于次年四月開科初校騎射以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爲合式二較其步射以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務憲禮遇崇重是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劒而起各售其術期以效用於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彀中　陛下履羣策而用之何憾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捐髀而歎思借才於異代也哉

奇人惜不善用耳○胤勣殁後一日邊驛見有達官呵護而至驛吏不知其為已殁也接見如平時明日驛中不見一人第有新詩題壁上耳中四句云胡馬踐來頭似

傳

湯胤勣傳　　程敏政

湯胤勣字公讓濠梁人其曾祖佐　高廟取天下是為東甌襄武王胤勣少負才好使氣貌類河朔人兩眸睜然髭奮起如戟年十五六入學為生徒日記數萬言學有舊版文千餘字胤勣騎馬過一目成誦應天尹下學傳籌召諸生胤勣獨後至當笞大呼折尹聲撼庭木尹愧憤卒笞之胤勣攘袂走出學門題詩府著合扉上有從今衲却經綸手且向江頭理釣絲之句遂去學出遊江湖上凡吳越間豪家富室爭延致之周文襄公轉運

粉烏鴉啄處骨如柴親知有意空流淚妾子無情不舉哀

江南聞其名召之至曰王孫能作啟事否亂勣請紙筆即席具狀幾萬言類宿搆者皆切當世務文襄奇之上書薦其才有文武具驛 召赴京時于少保方督諸軍請試之立亂勣將臺下萬卒環視于公摘古今將畧及諸事舉以問亂勣應對如洪鐘不能屈左右嘖嘖歎賞于公亦撫寧曰吾子誠有才入對以爲錦衣衛百戶正統末 英廟北狩 朝廷遣使通問已命中書舍人趙榮擇可副者衆舉亂勣 詔以千戶加虜虜大酋脫脫不花問中國事云何榮未及對亂勣前語之又時於坐上箕踞岸幘朗誦其所著平胡論虜酋色變既出謂中

國譯者曰彼髯何爲哉恨不殺之耳景泰中 詔舉將才胡忠安公言亂勣才可用進署指揮僉事時典兵者多忌亂勣不令治事亂勣亦時時歎息其功名不偶放浪詩酒間京師人率以爲狂所與游最善者侍講徐有貞教授馮益太醫劉溥 英廟復位有貞入用事然亦陰嫉其才不推薦之亂勣亦不登其門天順中校事者甚横李文達公多裁之而文達嘗召亂勣與語亂勣張口論天下事及古今成敗一坐盡傾文達愛其才將薦之校事者遂摭拾亂勣往年在江南受賕事下之獄怒而辱之亂勣詬罵不絕口至誣之爲奴然亂勣寔出息

明置之北
邊

于人而不立券無以自白遂誣爲氏荷校出都城故人
有喑之者亂動仰天笑曰吾子以指揮爲足禁一湯亂
動邪捽首行弗顧成化初遇 霈恩復其官再用言者
言 詔以裨帥出守孤山堡孤山在延安西虜歲入之
守者多以軍敗黜亂動得 詔曰噫吾死矣夫孤山無
郭有他郡之來戍者七百人戰則爲僨軍守則爲怯敵
如此雖諸葛武侯復生亦難乎免矣抵鎮草封事數千
言大率謂 朝廷宜先城孤山聚糧糗募敢士又移書
當路言狀遂憤憤吐殷血數升臥不能起丁亥虜入寇
主將閉城門不出兵虜大掠子女而東亂動怒髮上指

雖絕不可爲訓然亦宇內一大奇事

曰殁國分也力疾而起戎服跨馬率麾下百餘人邀虜於境上力戰數十衆寡不敵遂殁山下是年八月也亂勣爲人軒豁倜儻有欲起古豪傑與之友視世之瑣瑣者以爲齷齪不足與語好以氣雄人不問名位卑顯有不可意奮然去不顧或遂罵之至其人面赤不少貸甚有捶之者江陰知縣弗利於民將受代亂勣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廳反縛之狀其罪送之上官上官大駭并收下獄凡數歲會赦乃得釋夏郎中時正嘗於坐上與之藏鉤不勝而怒語侵亂勣亂勣就坐上捽之下拳之蹴之衆客爲之股栗又嘗過友人家見道士在坐與語不

合而罵之道士不知其胤勣也稍稍有慽色胤勣捶之幾死與人言出入經史子籍縱横闔闢隨意所如有問古名將者胤勣以張巡岳飛爲第一其人曰岳將軍則聞命矣張睢陽何如人胤勣瞋目曰子不覩其對令狐潮之語乎卿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自唐以下誰有爲此語者其所見如此詩豪邁奇倔如風雨驟寘中電光翕焱使人不敢正視又如雷斧斷崖石下墜不測之淵觀者褫魄每就人席上操觚立成數十張有名能詩者多爲其所懾或不能措一語以遯平生著述有五雲清唱風雅遺音東谷集千餘卷無子史官曰予少與胤勣游

知其人使不死爲大將將數萬兵出陰山其功名當不在古豪傑下顧獨膏血草莽中天也或者謂亂動類太史公所謂游俠乃大不然亂動行事雖若任俠然扣其所得朱家郭解直奴才耳烏足以比亂動焉

溫公言宋太祖疾篤太后遣繼恩召德芳繼召晉王入見其可據止此

宋太祖太宗授受辯

程敏政

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誰乎曰李燾蒯潤湘山野錄而啟之陳桱附會涑水紀聞而成之不深考者以爲實然耳夫事出于兩人所記不同者當視其人温公可據之人也温公可據則文瑩可出召德芳之事存則晉宿之事無矣或曰太宗於太祖崩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廷美德昭不得其死皆足以追證燭影之疑又是不深考之故也就使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德昭之死皆出太宗則亦未可以將來之不

善而遂逆探其有無將之心加之以無名之罪也凡古之篡弑者多出深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又必假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自操刃為萬一僥倖之圖于大內者觀太祖太宗如灼艾分痛與夫龍行虎步之語始終無纖芥之隙太宗何苦而為此舍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于危亡立至之地病狂喪心者所不肯為凶殘絕世者所不忍為而謂太宗為之斷乎其不可信也夫傳疑史法也苟無疑可存則亦何必摭拾小說強為之辭以滋後世無窮之惑此燾棰之罪也予之所取信者自溫公紀聞之外一無取焉

致語

甲辰元夕節宴奏　皇太后致語　程敏政

伏以時當泰運重三五之佳辰孝奉慈闈祝萬千之聖壽瑞騰鶴禁喜溢龍顏恭惟　皇太后陛下受性弘仁貽謀高遠慶覃孫子比周室之邑姜福備天人類瑤池之王母制不稱於宮壼化已洽於家邦刱四方書大有之年式光寶訓宜九重慶上元之節先進霞觴朱絃繚亮協應韶鈞御燭熒煌昭回星斗山形忽舊駕海上之六鰲烟影迴環走人間之八駿清歌妙舞以次而迭奏境隔仙凡玉饌珍羞雜然而前陳味窮水陸極天下一

人之養奉內前一日之懽臣等粗以賤工叨居法部竊月中之火樹疑新開不夜之天分霜後之黄柑知樂共長春之宴欲宣勝事敢貢蕪言　長樂宮中啟御筵六鰲山下擁祥烟三春景重元宵節四海人歌大有年彩仗近移風力軟珠簾初捲月華圓霞杯滿獻觀燈酒樂奏昇平第一篇

元夕節宴奏　皇上致語

伏以時分四季惟春季當和樂之時節有三元顧上元乃繁華之節宜張御宴未奉宸懽況一歲之豐登有先朝之故事恭惟　皇帝陛下秉寬仁恭儉之德受高明

睿哲之姿天縱多能上師孔子日新舊學遠慕湯王祥刑不及於非辜郵典屢施於無告南郊禮備特牲才昨於尚方非寒塵清虎旅又歸於宿衛調春亭之玉燭實在此時放夜禁之金吾豈妨正務銀花玉樹徹應鰲山鼉鼓龍笙少延鳳駕侍臣立紅雲之殿尚食進紫霞之觴聖齡願保於萬年健隨天運節假已開于十日樂與人同聯明片之光輝喜良宵之未艾臣等猥以末技叨預伶官禮太乙貴神於六宮之中想周旋於達旦獻昇平妙曲於兩階之下愧聲調之入雲欲罄下情敬陳俚語

寶歷初開二十葉上元風景一回新千株火樹連

西苑萬點星毬擁北辰金剖黃柑傳令節調翻白雪應
陽春聖心願比光明燭濫賜餘輝及庶民